王稼元的背影

■张庆东

清晨，群山间的薄雾被阳光染成淡金色。海军某旅某连的荣誉室内，官兵正在擦拭“突击英雄连”战旗前的橱窗。那面浸染硝烟的旗帜上，绣金大字色泽依旧，笔势中透出凌厉的锋芒。

1948年初春，解放四平的战斗已经到了攻坚的最后阶段，敌军在碉堡内作困兽之斗。一个身影在重机枪交织的火网下时隐时现，流血的身躯在泥泞里犁出暗红色沟壑。东北解放军第12纵队第34师第1团1连1班副班长王稼元第4次摸到碉堡基座。他受伤的右手已经无法并拢，只能用左肩抵住射击孔旁的墙壁，用牙齿咬开炸药包引信。随着爆炸声响起，碉堡在浓烟与火光中轰然倒塌……后续部队在瓦砾堆里挖出了昏迷的王稼元。此战，他拖着被弹片贯穿的左腿，在15分钟内炸毁4座碉堡，为部队进攻打开通路。

晨雾裹挟着训练场的呐喊声漫进荣誉室，指导员刘若涵看着玻璃展柜中的战旗。上级下发通知，寻找连队中的英雄，同时也对“突击英雄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生动还原王稼元等英模的战斗事迹，还要重点挖掘其精神内核与当代军事训练的契合点。刘若涵站在战旗前，陷入沉思。

窗外，官兵正在开展训练，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将刘若涵从沉思中拉回。他看向战术训练场，二级上士张硕正在组织匍匐训练。这个入伍12年的老兵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每一个战术动作示范都精准有力。

在一次夜间渗透行动中，张硕担任突击小组组长。当时，任务区域地形复杂，小组在穿插途中突然遭遇模拟雷区。张硕匍匐前出，借助单兵夜视器材仔细勘察。

通过观察植被变化、地表翻动痕迹等细节，张硕发现这是一片精心布置的混合雷场。正面通道地势平缓，便于快速通过，但根据战术常识，这往往也是重点设防的区域。东侧虽有一处坡度较陡的洼地，通行难度大，却可能因为地形不利而成为防御相对薄弱的环节。

“01、02，左侧迂回警戒；03、04，右侧建立掩护！”张硕压低声音通过单兵电台下达指令。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距离预定到达时间只剩不到10分钟。考虑到绕行路线不仅耗时更长，且可能遭遇其他未知威胁，张硕果断决定在东侧开辟通路。

他让副组长接替指挥，自己取出排雷工具，小心翼翼向东侧移动。在夜视仪泛绿的视野中，他精准识别出3种不同型号的模拟地雷。最危险的是处在必经之路上的一枚双重绊发雷，两根几乎透明的绊线呈X形交叉布置，离地仅10厘米。

张硕屏住呼吸，先用剪刀固定住下方绊线，然后极其缓慢地将上方绊线绕在树枝上保持张力。汗水顺着他的额角滑落，作训服被汗水浸透。当最后一道绊线被解除时，距离任务截止时间只剩3分钟。他率先通过安全通道，随后小组成员依次快速通过，最终准时到达指定集结地点。

任务结束后，营长特别表扬了张硕的临机处置：“在完全陌生的雷场环境中，不仅快速判断出最佳通路，更在极短时间内亲手排除5枚模拟地雷，展现了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心理素质。”

刘若涵看着训练场上正在示范战术动作的张硕，忽然明白了什么。就像张硕在事后分享时说的那样，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风险之后依然选择前行，在做好准备牺牲的同时更懂得生命的价值。

日落日升，当晨号又一次响起时，刘若涵把写了一半的连史材料往作训服口袋里一塞，踏着露水朝训练场走去。寻找“王稼元”不只是要翻阅资料，更要在每个战士绷紧的肌肉里，在每滴渗入沙地的汗水中，重新拼画出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谱。

三级军士长申胜涛的作训服已经洗得泛白，却比任何新装备都耀眼。改革转型期间，全营官兵必须掌握跳伞技能的通知让这位老步兵彻夜难眠。这个能在11分50秒跑完3公里的老兵，在面对高空跳伞课目时，手心里全是汗。训练首日，他在伞降地面动作离机平台课目上僵立了整整1分钟，作训服被汗水浸透。

深夜，申胜涛独自坐在集装箱外整理伞具。“王稼元当年左腿受伤，血流了一地，不照样炸了4座碉堡？”他暗暗给自己加油鼓劲，努力克服本能的恐惧。当第一缕晨曦照在伞衣上时，申胜涛下定决心要战胜自己：我的纵身一跃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冲锋的开始。从离机平台的颤抖到伞花绽放的从容，从步兵思维到空降尖兵的蜕变，就像当年王稼元炸开碉堡突破口，申胜涛也在突破自己的认知边界——用伞绳编织新的战术密码，让空降兵的徽章在连队旗帜上烙下新时代的印记。

又是一个跳伞前的叠伞日，申胜涛半跪在水泥地上，作训服与伞衣尼龙布摩擦出沙沙声。折叠好的伞衣如刀切般整齐，伞绳扣结一个个向上摞起，完全符合标准。这个曾在离机平台僵立的老兵，如今折叠一具伞包的时间，比转型训练初期快了12分钟。

直升机穿越戈壁上空时，申胜涛低头看着自己握紧伞环的手——虎口处的血痂结得硬邦邦的，像块暗红的老树皮。舱门“哐当”打开的瞬间，强风灌进来，把作训服鼓成风帆。他纵身跃入云海的刹那，仿佛看见那个左腿缠着绷带的身影，正和自己一起从云端扑向地面……

刘若涵忽然注意到，这些年轻战士的脊梁在光影中勾勒出相似的轮廓——无论是战术沙盘前弓身推演的身影，还是障碍场上腾跃的背肌，都像极了王稼元扑向碉堡的背影。此刻综合训练场传来伞降训练的直升机轰鸣声，正将70多年前的爆破轰鸣演绎成新的时代号角。

感念

档案里的光

■邵伏海 付小东

档案承载历史，见证初心。每每步入档案库房，在密集架打开的隆隆声里，我仿佛能听到历史步步走来的足音；轻抚排架上整齐的档案卷宗，那一张张黑白的历史照片、一卷卷泛黄的档案资料……都会在此刻照亮现实。

就在这些安静无声的故纸堆中，我们常常会被一页纸或一行文字所感动。这份感动源于档案里那些鲜活的记忆，源于故事里薪火相传的信念之光。

一

在文字档案中，我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专家组主任护师黎秀芳申请赴美探亲的报告。当时，有人认为她此次赴美，恐怕不会再回来了，因为那里有她失联30多年的家人。但黎秀芳还是在赴美4个月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大西北，还带回了参观美国多所护士大学、医院、医护教育和研究机构所获得的经验，以及用母亲给的美元，购买的护理书籍和资料。

这位我军首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曾被中央军委授予“爱党为民模范护理专家”荣誉称号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要做好党的人，先干好党的事”。

1938年夏，黎秀芳被共产党人吴玉章“青年就要争当拯救中华的急先锋”“到西北去，保卫建设我们的大后方”的演讲所感动，不顾家人劝阻，怀着“医护救国”的热情，几经辗转，于1941年奔赴兰州。1949年兰州解放后，解放军官兵的优良作风给黎秀芳留下深刻印象，坚定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1952年7月12日，黎秀芳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后26年，她矢志不渝向党组织靠拢。她的一生，执著事业，循着南丁格尔的足迹终生求索；一心向党，把全部的爱都奉献给了党的护理事业。

黎秀芳在自己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再一次向组织提出请求，希望组织严格审查我，考验我，教育我，帮助我，使我在晚年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先锋战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78年，先后6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黎秀芳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将马克思关于人类幸福与自身完美的论述摘录到笔记本上，并写道：“虽然我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并不意味着我已经达到自身的完美，这只能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新的起点。”

二

在一段口述视频档案里，时年93岁的老红军张星点讲述了他所经历的长征。

张星点9岁就从家里出来当了红军，长征时也只有11岁。因为年龄小，部队怕他吃不了这个苦，所以从过草地开始，就先后5次把他作为“精减对象”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但他每一次都追上了队伍。

在讲述前几次被“精减”的经历时，张星点脸上露出孩童般俏皮的表情：“我那会儿小，一听要把我留下，也没别的办法，只好使劲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就硬是缠着连首长要跟他走，决不留下。”

就这样，一个当年爱哭哭啼啼的“小红军”，跟着队伍过雪山、过草地，坚定不移地跟着红军前行……

回忆从毛儿盖走到包座，又从包座南下到甘孜后被“精减”的经历时，张星点老人语调逐渐凝重，眼神中流露出坚毅和果决，仿佛任何事都无法动摇他的决心。

那一次，部队休整后准备继续前进，又要过草地。连队干部趁着他熟睡，在他枕边留了一小布袋青稞，天没亮就带着队伍悄悄出发了。

张星点一觉醒来，发现部队已经出发。他又一次急哭了，但四下无人的环境让他很快安静下来，心想：“我绝不能在这儿等着让群众收养我，我要当红军当到底！我要当一辈子红军！”

于是，张星点就拿着这个小布袋，一个人进了草地追赶队伍。刚开始，张星点并不害怕，就一心一意想着要找部队。可走了两天两夜，青稞吃完了，行进的速度也越来越慢。

在这一望无际的沼泽荒原里，他循着队伍的足迹，踏着草甸艰难行进。他知道，这绵绵草甸，稍有不慎一脚踏错，便会陷入沼泽无法挣脱。因方向难辨，有时走着走着发现又回到了原地。为了消除恐惧和饥饿，他只好一边走一边大声唱歌，给自己加油鼓劲：“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这个歌唱完了，就唱“红色战士志气高，立场坚定不动摇”，接着再唱“红军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

那段经历虽已过去80余年，但张星点老人依然把当年曾鼓舞他前行的红军歌曲唱得饱含深情，铿锵有力。那一刻，他胸前挂满的荣誉勋章也随着歌声起伏而熠熠生辉。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当年年仅11岁的张星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跟着党、跟着红军，跟上大部队，走出大草地。

三

翻开照片档案册，一张拍摄于1949年的黑白照片呈现在眼前。这是新中国第一批进疆女兵在翻越天山山脉时拍摄的。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面对危机四伏的新疆内外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军队要积极参与屯垦戍边的号召，以确保西陲边疆的长期稳定。在这一号召下，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远赴新疆，从这里开启了新的人生。据档案记载：截至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共有17.5万余名屯垦戍边军人担负起了这一神圣使命。

在这些戍边人员中，有个叫刘秀芹的女兵。她1952年从山东临沂入伍进疆，1954年随部队集体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年后，她又随转业到农十师的丈夫到北疆边境线参与北屯。从此，夫妻二人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星移斗转，几十年过去，往日的荒芜之地早已成了富庶粮仓，那批怀着希望和梦想的年轻人也正垂垂老去。但是，无论山河如何变化，时光如何流转，他们那颗戍边为民的心始终年轻而炽热。

2002年9月，当记者采访刘秀芹的时候，头发花白的她正在教外孙女唱她当年所在兵团的团歌：“面对蜿蜒的界河，背靠亲爱的祖国，我们种地就是站岗，我们放牧就是巡逻……”

因为一个选择，一家三代都在这里扎了根。昔日的故乡成了思念的远方，脚下的土地却成了魂牵梦萦的家乡。对此，刘秀芹毫无怨言，她动情地说：“这首歌唱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但是越唱越有感情，越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

历史是流淌的河，档案是沉淀的金。心怀敬仰守护好承载丰厚军队记忆的档案，把蕴涵在真实记忆中的信念之光接力传递……这，就是我们探寻档案的意义。

人在军旅

征战色季拉

■裴永桢 米久江

色季拉山位于西藏林芝，海拔4728米，山势险峻，终年云雾缭绕。对于西藏军区某旅官兵来说，这里有一条再熟悉不过的“天路”，也是一道行进中必须时刻警惕的关隘。

破晓时分，急促的哨音划破高原的寂静，一支由数十辆车组成的运输车队早已整装待发。发动机低沉轰鸣，排气管道喷出白色雾气，与高原清冷的空气交织在一起。驾驶员、二级上士曾振界站在车旁，做最后的车辆检查。这位有着11年驾龄的老兵，脸庞早已被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烙下深红印记，可那双眼睛却依旧锐利如鹰。

“各车注意，5分钟后出发！”对讲机里传来车队指挥员谭小川的声音。曾振界迅速拉开车门，跃身坐上主驾驶位。

车队如长龙般缓缓驶出营门，盘桓在高原之上，第二天上午便开始翻越色季拉山。公路像一条缠绕在山间的银色丝带，时而没入云层，时而悬于崖边。越往高处，空气愈发稀薄，积雪也越来越厚。

“今年色季拉山的雪比往年都大，来得也更早。”车辆在积雪路面艰难前行，防滑链与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咔嚓”声。曾振界手握方向盘，目光始终紧盯前方路况，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沉稳。

坐在副驾驶位的下士温相超是第一次挑战色季拉山。他望着尽头仿佛触及云端的道路，显得有些紧张。“这还不算最难的路段。”曾振界瞥了一眼温相超说，“待会儿过‘老虎嘴’那才叫考验。”

所谓“老虎嘴”，是色季拉山最险要的一段盘山路，一侧是陡峭岩壁，一侧是万丈深渊，弯急坡陡，即使晴天通行也需格外小心。

车队行进约半小时后，天色忽然转暗。原本清晰的远山渐渐隐入浓雾之中，雪花开始零星飘落。“变天了！各车注意，保持车距，打开防雾灯。”谭小川的指令从对讲机里传来。

不多久，狂风卷着雪片扑向车队，能见度降至不足10米。曾振界不得不将身子前倾，才能勉强看清前方道路。

此时，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呼叫：“报告头车！我是7号车辆，我们前方山上流雪滚落，路面被堵！”

“全体停车！”谭小川当即下令。曾振界稳稳踩下刹车，透过倒车镜向后望去，只见白茫茫一片。

“你留在车上，我下去看看。”曾振界对温相超交代一句，便推门下车。寒风立刻裹着雪粒扑面而来，打得人睁不开眼。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车队后方走去。

情况比想象的更糟。大量积雪从山坡滑落，几乎覆盖了道路，7号车被困在雪堆中，落雪已经掩埋半个车轮。

谭小川见状，立即下令清雪，各车官兵纷纷拿着铁锹赶来。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氧气稀薄，每挥一锹都要喘好几口粗气。雪花不断落在他们的帽檐、肩头，每个人的防寒面罩上都结满了冰霜。

忽然，曾振界感觉铁锹碰到了硬物——是路边的防护墩！“这里往右就是悬崖！”他大声发出提醒。

经过20多分钟的奋战，道路终于被清理出来。然而就在7号车驾驶员试图发动车辆时，车辆却由于长时间低温，无法启动。

“推车！”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立刻围到车后，一齐用肩膀顶住冰冷的车厢。在整齐的加油声中，7号车缓缓移动，一次，两次……发动机终于发出轰鸣。

曾振界回到驾驶室，手套早已湿透，手指冻得僵硬。温相超赶紧递上保温杯。曾振界接过喝了一口热水，身体才逐渐回暖。

“班长，这条路经常这样吗？”温相超轻声问。

曾振界笑了笑：“在色季拉山上什么状况没遇到过？暴雪、冰雹、浓雾、滑坡都是常有的事。”他顿了顿，又说，“有次，我亲眼看到前面一辆地方货车滑下悬崖，我们立刻停车救援，可是……”他没有说下去，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车队重新启程，继续在风雪中攀爬。

过了不知多久，车辆转过一个急弯，温相超眼前忽然一亮——阳光洒在洁白的雪地上，反射出耀眼光芒，他们终于冲出了风雪区。

车队在路旁停下进行短暂休整，驾驶员们开始检查刹车、传动轴。

温相超曾听说过，每名高原汽车兵都会随身携带一封“家书”。在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征战色季拉后，他已经隐隐知道了所谓“家书”是什么。

曾振界告诉他：“里面写着最后想对家人说的话。”

在高原上行车，经常经过既看不到人烟也听不到鸟鸣的地方。现在，尽管道路条件已大大改善，但自然条件恶劣，天气更是“十里不同天”，许多情况无法避免。高原汽车兵可以说是常常与死神周旋，怀揣一纸家书，早已成为习惯。

在曾振界的口袋中，除了他和家人的合影，还有那写着“家书”二字的信封，信的边缘已经磨损。信纸上只有短短几行字：“亲爱的爸妈、妻女：如果你们收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永远留在了战位上……永远爱你们的振界。”

温相超看着身旁这位目光坚毅的老班长，眼中已有泪光闪烁。曾振界不好意思地笑笑：“大家都有这么一封信，等你‘放单’自己跑任务后，也会习惯的。”

越过色季拉山垭口后，车队开始下山。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山谷，在雪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山麓之下，依稀可见几户人家的炊烟袅袅升起。

“看，山下的老百姓已经开始做晚饭了。”曾振界指着那缕缕炊烟，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每当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就会想起老家，一切安好，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夕阳西下，车队披着金色余晖驶出色季拉山。明天，他们又将踏上新的征程。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仰望星空

■春 宁

越是暗夜沉沉便越要擦亮星光
在中华民族绵延兴盛的谱系上
在抵御外侮、抗击侵略的斗争中
在争取民族独立
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征程中
英雄，是那夺目的星
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引领民族战胜艰险走进新天地

在大河岸边，在太行山上
在白山黑水，在天涯热土
我们仰望星空
听星斗
诉说抗战英烈的传奇
听岁月
从烽火硝烟中酿出雄壮诗行
听嘹亮的号角
激荡岁月峥嵘
一次次回响在祖国大地

一座座山
一条条江
松涛阵阵，波翻浪涌
英雄的故事被传唱
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如繁星漫天，穿透时空
深深刻进历史的丰碑

血染的战旗永远飘扬
飘扬在营盘、将士的心中
碧血丹心的信念
流淌在华夏子孙的血脉

厚重大地深植英雄基因
灿烂星斗标定清晰坐标
仰望星空
唤醒使命担当

我们每个人
都在各自的战位
辉映
深邃、美丽、灿烂的星空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572期

水·上甘岭战斗（油画） 许宝中作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